

知味

人与自然

碾转

❖ 孟玉克

每到麦黄时节,伴着布谷鸟的鸣叫和苦楝花的绽放,乡下就会有一种独具风味和时令特色的小吃。

清代李光庭在《乡言解颐》中记载了它的做法:“取其粒之将熟含浆者,微捣,入磨下,条寸许,以肉丝、西瓜、苜蓿拌食之,别有风味。”

我们叫它:nianzhuān。之所以打成拼音,是因为我至今也不知道它的确切写法。

清代潘荣陛在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曰:“小麦登场,玉米入市。蒜苗为菜,青草肥羊。麦青做捻转,麦仁煮肉粥。”清代李光庭在《乡言解颐》中曰:“来牟之外乡人,有所谓雅麦者,先半月熟,专作为碾转之用。”清代燕归来移(yi)主人在《燕市负贩琐记》中曰:“捻捻饅儿。”

“捻转”“碾转”“捻饅”,哪个更确切些?不知道。但我知道,它的诞生,是缘于饥饿。

农历四月是美丽的暮春时节,却也是个青黄不接的饥饿季节,那时,乡下庄户人家好多都处在旧粮将尽而新粮未熟的粮荒中。一些缺粮的人家只好好吃卯粮,割一捆将熟而未熟的麦穗,烧个半熟或在笼上蒸熟,在簸箕上搓去糠皮后,在石碾上碾轧成细碎的条条,然后配上青菜,拌上蒜汁、香油、芝麻盐,一来果腹,二来尝鲜,这就是“碾转”。

这种习俗起源于何时?没有考证过。洛阳曲子戏《包公辞朝》中有这样几句唱词。“五月芒种人忙忙,男女老少上南岗。割一捆新麦吃捻饅,接着又过五端阳。”

碾转那个转。旧时,乡下随便哪个村子没有几盘磨盘和碾盘呢?村中空地上,一棵苍劲的大树,树下盘用石块支起的磨盘或碾盘,不远处的农家,墙外一堆柴火,房顶一缕炊烟。这幅图景,几乎成了乡村的标志。

后来磨面机的问世,使得那些偌大笨重的磨盘废弃成小孩玩耍的场所,但至今没有什么机械能加工碾转,所以碾盘还在用。碾盘什么样?两块直径约一米、厚度十厘米、刻有规则凹凸条纹的圆形石头,上下两扇摞在一起,中间有轴相连,上面那侧或两侧有棍可推转。在两扇石块的挤压转动中,从上面石块的小圆洞漏下的麦粒,被碾成一两寸长的细条条,随着碾盘的转动簌簌落下,散发着新麦的清香。那条条是从碾盘里转出来的,乡人都叫它“碾转”。

一句话:碾盘是一种将快要成熟的麦粒加工成“碾转”的古老工具。碾盘起源于何时?不知道,但关于碾盘的传说却极为久远神奇,居然久远到伏羲时代,居然神奇到伏羲伏羲时代。

碾转,其实是一种很是粗糙的食物,你想想,用那种原始的石磨是没法除去麸皮的,甚至连麦糠也没除净,它性暴,遇水即胀,还有些刺喉,是不宜多吃的,但在那个饥馑的年代,这早已和早春的野菜、仲春的榆钱、晚春的槐花一样,成为一种难得的美味了。

在两扇石磨的重压转动中,将熟而未熟的麦粒被碾成了碾转;在日月天地的磨盘中,庄户人家的日子被挤压成过往的记忆。碾转那湿湿的滋味,其实就是童年的滋味,乡村的滋味,过往岁月的滋味。

旧宅从雨季里挺过来时,愈发显得苍老荒凉。站在屋里向顶上仰望,一些椽瓦结合部的缝隙正透过来几缕阳光,如银色长柱撑在那里。想必,夜晚的地面或墙壁上也常有星月光顾。

能阻止庭院没落的唯一途径即是拆旧建新。父亲不同意,他蜗居在旧屋东头那间稍显结实些的屋里,以各种理由推托,拒绝子女们一次次的催促。我不能理解:老人家到底留着什么?我们也曾答应他,如果搬迁,可以帮他移走他想带的所有物件。父亲紧紧依着庭院里的那棵杏树,不肯应允。

相比苍老陈旧的庭院,那棵杏树倒枝叶繁茂,尽显生机。尤其春天,一树粉白,满枝花朵,招引着蜂蝶来往不断,鸟在枝间跃舞不止。父亲总会在这个时节,搬一把椅子来到杏树下,有时也会用嘴吹吹树下那块青石上的灰尘,安然就座。

树下的父亲会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这一段时光。那把褪了漆色的木椅被父亲使唤着,他或躺或靠,将椅子踏实地压在身下,暖阳光随即铺过来,父亲的双目自然微闭——是在静听鸟语花香?是在追忆陈年往事沧桑经历?还是在闭目养神接纳阳光的温暖?有些时候,也会见父亲把那台旧式收音机拧开,任一曲旋律在他耳畔萦绕回旋。蜂、蝶、雀鸟在枝杈间动作时,会弹落几瓣杏花落在父亲的苍发和衣领上,他全然不觉,养神似的,谁会猜到他正在

母亲的杏树

❖ 傅敏

被哪一个梦境缠绕?

父亲头上的这棵杏树,它来自田野。不知是谁将一枚杏的果肉剥去后,随意将杏核扔在了垄麦苗里,杏就在懵懂中随着麦苗萌芽、撑叶、扬绿。麦子有一天突然黄了一片田野,紧接着传来了脚步和镰刀的响声。当刷刷的镰刀走近杏苗,将要剃度它时,母亲止住镰刀,将它移至庭院,偌大的庭院因它点缀,渐次绿了,有了些生机。

母亲说,那株杏苗看着瘦弱,骨子里却包着硬气,日后一准能成大树。母亲所说的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从小长大,有大作为的意思。我们只是应诺,不敢期望。内心里想着:它开花也好不开也罢,对父亲对我们对庭院应无大碍,无所谓了。我们就陪父亲等待,陪母亲在庭院里细致观察,看母亲殷勤地浇水、施肥、松土、修剪。

杏花开放的过程异常缓慢。母亲说:“不急,它有它的规律,桃三杏四梨五年,总会开花。”果然,那一年春时,母亲栽种的杏树悄无声息地就开了,一家人围着杏树欣喜地指点着评论着,还估摸着会结出多少枚杏果。

母亲少了这份口福。她在杏果将熟时的一个清晨,突然就走了,无病兆,无异常迹象,像是谁突如其来地把她劫走,连给父亲都没打一声招呼。父亲强忍着悲痛,将母亲生前所爱之物一件一件向棺木里添放着,所要带的东西在父亲认为都已带齐,只是那棵杏树……

母亲走后的几年里,那棵杏树一年一个状态,一季一种呈现。大约是受了母亲的嘱托,或是得到

母亲在另一个世界的助力,表现得极为不凡。每到花季,那些杏花相约而至,密集绽放,将浓郁的芳香贯彻院落,即便坐在屋里的床角都会闻到杏花的粉香。一些爱花的邻里,总是借故来庭院里找人寻物,到树下逗留赏花。小院因杏花而活色生香。

杏果熟了,淡黄的深黄的粉脸的,累累杏果坠弯了杏枝,一些熟透了得杏果把持不住,被风一拂就坠了下来。父亲从厨房找来盛菜的编筐,不经意间就拾满了编筐,手里再抓拿几枚,去了街巷口。那几个在街巷口闲聊的邻居,正聊得口干舌燥,见父亲端来一筐黄杏,停下话头将手伸向编筐,尝着尝着就又将话头扯到杏事上,父亲也附和着给他的这些老伙计们聊聊院落里那棵杏树的一些往事,聊着聊着就把时光给装得满满的酸酸的了。

母亲十周年大祭,亲朋们都赶了过来。大家相聚在布满阴凉的古树下,相互询问着家事近况,分享着家事里的喜乐,倾听着各自的愁楚;孩童们绕着大人身前背后追来逐去,玩耍尽欢。一些眼尖的孩童看到满树新黄的杏果,缠着大人们要吃。父亲已提前备好两根竹竿,大家你够我摇,将杏果抖落一地。性急的顾不上用水冲洗,只将杏果用手掌粗蹭两下直接进口;年轻者中有人牙口不好,被黄杏酸得皱着眉咧着嘴,激出一眼泪。父亲在一旁看着大家其乐融融的样子,跟着呵呵憨笑。

这应该是母亲所期望的。

新书架

《孤独六讲》

❖ 王舒

该书是美学大师蒋勋的经典代表作,于初版十周年之际重磅回归。新版收录蒋勋亲作序——“做完整的自己”,与读者再谈生命个体的孤独与完整。

这是一本讲述孤独的书——我酷青春里野蛮般奔突的“情欲孤独”;众声喧哗却无人肯听的“语言孤独”;始于踌躇满志终于落寂虚空的“革命孤独”;潜藏于人性内在本质的“暴力孤独”;不可思议的“思维孤独”;以爱的名义摧毁与被摧毁的“伦理孤独”。但蒋勋要谈的不是如何消除

孤独,而是如何完成孤独,如何给予孤独,如何尊重孤独。蒋勋以美学家特有的思维和情感切入孤独,融个人记忆、美学追问、文化反思、社会批判于一体,创造了孤独美学:美学的本质或许就是孤独。

孤独其实并不可怕,这些孤独造就了社会里“特立独行”的个体,他们不因群体价值而妥协、诚实面对自己的孤独,而给予社会创发新意的可能。珍视孤独感产生的瞬间,当我们与孤独共处,我们将更了解自己。

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,我想知道自己考试分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,而这种强烈的愿望竟成了一种痛苦而揪心的煎熬。7月25日,高考成绩揭晓。我总分487分,高出本科分数线13分,最终被河南大学录取。

虽然不是国内名校,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好心情。要知道,那时候的高考是一种精英选拔,高校招生特别少,竞争特别激烈,一个乡镇一年甚至几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。因此,哪怕只是考上一个中专,也意味着将来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,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。更何况对于出身农村的我,考上这样的大学本科,那可是轰动乡里的大事情,意味着我将永远脱离土地,吃上了“皇粮”,成为乡亲们羡慕的城里人。

感谢高考。是它,在一个重要拐点上,给了我一个浴火重生的机会。对此,我期待过,努力过,彷徨过,但我的付出最终有了回报。我没有给那段艰苦而充实的时光,留下遗憾。

如今,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。重温当年的高考,我还是有点后怕。我曾不止一次地想:我只是比一起挤独木桥的许多同龄人幸运罢了。如果我考不上大学,我可能会去当兵,可能会去学个厨师或木匠,或者就像我的父辈一样当个农民,农忙时种地,农闲时出去打零工。如果那样的话,那我走的可能是另外一条路,我的人生就是另一番样子了。



溪山积翠(国画) 赵大海

朝花夕拾

犹记那年高考时

❖ 王剑

又到了一年高考季,不禁想起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情境。

我参加高考是在1989年。那时,我还在孟津县二高读书,学的是文科。当年的高考时间是7月的7、8、9三天,考场设在县直中学。从我保存的准考证看,当时实行的还是夏时制。孟津二高的文科是全县最强的,高考前几天,我们都不再做模拟题。三年马拉松式的比拼临近终点,心里只剩下激动和兴奋,恨不得马上就高考。

7月7日凌晨,我一骨碌从地铺上爬起来,才5点多钟。就用凉水洗了脸,绕着学校的操场走了几圈,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我的座位是第二考场第三列第三排靠走道的一个座位,采光很好。打开语文试卷,我的心里很踏实。语文是我的强项,无论什么样的考试,我做题都像重型坦克一样向前推进,软硬通吃。我飞快地在试卷上写着,似乎平时积累的能量都在这一刻迸发出来了,基本上没有难题,让我犹豫的题也不多。当年的作文题是《给某某的一封信》,要求考生依据给出的材料,为好朋友排忧解难升学志愿的困惑和苦恼,分值50分。我一气呵成,足足写了800字。尤其是开头很精彩,至今还能回忆起来。语文考完,我感觉很满意。中午就餐时,我被殴打了一份油汪汪的番茄鸡蛋羹,外加两个油卷。

高考期间发生的三件小事,我至今清楚地记得。第一件是带队的许老师说说话语气突然变亲切

了。许老师平时以说话尖刻著称,喜欢正话反说,句句如锥子,扎得我们心如蜂窝,学习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这几天他变得像一个父亲,提醒我们不要迟到,带好文具,态度和蔼得让人意外。第二件是考数学时,我忘记写名字了。试卷发下来后,我写右下角的座号时看到了一道题很像我们平时讲过的例题,注意力一下被吸引走了,直至考试结束都没想起要补上名字和考号。等到全部考完和同学们一起给班主任王尚伦老师汇报考试情况时,才恍然想起这个细节。一问班主任,才知道是监考的马老师帮我写上的。二十多年后别的监考老师我都忘了,却依然记得马老师。他教生物,黑黑的脸膛,个子很高。第三件是7月9日下午4点考完最后一门政治时,感觉特别困。回寝室后就大睡了一场,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醒来,觉得自己总算把三年缺的觉都补回来了。

连载



儿,我不会饶过他!”

范大强还没通知到,更坏的消息先一步来到了学校。

“林老师林老师,不好了,村子里也发现了写你的歪诗!”何用功真负责,他听李亚龙说村头也有,立即就跑去落实。

“在哪儿?”林老师止住泪水。“去去去,全删!”校长大声说。何用功揪一眼校长:“不留证据了?”

校长急了,说:“留啥证据?快去擦!”

何用功扭脸就走。校长喊住他:“别慌,去告诉五年级,对,还有六年级的全体同学,全都给我去查,在村子里检查一遍,所有歪诗通通擦掉!”

“是!”何用功兴奋地应着。

“还有,通知范大强快来看我!”

“找不到他!”

“一定要找到!”校长严厉地喊。

“是!”何用功一跳蹦出屋子。

全校停课。范校长召开了全体教师教师的紧急会议。一年级班主任刘芳菲,二年级班主任马兰

花,三年级班主任闻香,四年级

咕,但他并没有感到饥饿。

学生们越聚越多,喊喊喳喳,吵吵嚷嚷。刘二秀过来了,刚读了一遍,就紧张出一头汗来。“干啥哩干啥哩?”范校长走过来,扫了一眼墙上的字,立即掏出兜里的纸,就要上前去擦。

“慢慢范校长,让我看看清楚!”范校长息事宁人,不想让林云老师知道,谁知道林老师今天早来,刚好看了个明白。林老师哭了。林老师当着全体同事的面泪流满面。

范校长安慰着她:“你放心林老师,我们一定要查清是谁写的,不但要让他赔礼道歉,还要追查他污蔑老师的道德责任……”

“范校长,不用追查,我知道是谁!”

“你知道是谁?谁呀?”校长睁大眼睛。

“范大强!”

“范大强?为啥呀?”

“范大强偷了老师的计算器……”林老师掏出纸巾擦拭眼泪。

“是吗?通知范大强,快点儿来见我!”范校长脸色铁青,

“林老师,先到办公室里歇会

第三章

指甲草,指甲花

进东家进西家

——乡间歌谣

大强只知道自己离家出走了五天,知道离家出走后受了不少委屈,但他并不知道学校在这几天发生了什么。看不见的奶奶在这几天里是如何度过的。

2

何用功最早发现了范大强的献诗。他和弟弟打了架,失手打破了弟弟的鼻子,被爸爸罚饭一顿。没吃早饭到学校,自然是入学第一名了。他有些愤怒,又有些委屈,就想在学校的板报栏前发泄,他刚找到粉笔,就看见了范大强的献诗。

“乖乖,胆大得很呢!”何用功功叹了一口气,就当起了义务宣传员和义工讲解员。

“林云老师,林云真浑。不辨真假,诬赖好人!”何用功一遍一遍地重复,一遍一遍地讲解,既兴奋又快意。他发现自己很有口才,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口若悬河。虽然肚子里一直咕

涂……”代课老师贾成钢似乎有点庆幸灾祸。

牛树林老师玩笑地接了一句:“还有个代课老师贾成钢!”

老师们哄地笑起来。林老师没笑,她双手一环,趴在了自己的桌上。

3

最先知道大强离家出走的是范梅。在帮爸爸装菜的车上,大强告诉了她。她想劝大强,但看到大强如此决绝地得罪老师,她知道劝也无用。大强求她告诉奶奶。大强说,等他到东莞挣了钱一定好好地谢她。

不知怎的,范梅听着听着,忽然就流泪了。当她走进大强家告诉奶奶的时候,竟像是她做错了事情一样踌躇与难过。

“奶奶!”犹犹豫豫的范梅还没说话,瞎奶奶先喊出了她的名字。

“奶奶。”范梅走过去。

瞎奶奶立即感到了什么,她歪头“看”着范梅。

范梅走近她,嗔嗔着:“奶奶,有个事,我想给你说。”